看台・石牆・金磚

每種語文都必然有一些特殊形容詞，去描寫某一些意境的。這種語詞，因爲如一板一眼地譯，十居其九是會笑話百出的。

像「GRANDSTAND」這麼意思明確的名詞，只可以作「看台」用，以爲已包含了該詞的一切意思了罷。

可是眞實却不然，因爲如用「GOLDBRICKING」作動詞或形容詞時，它是代表「花崇綉腿」之意的。也就是說有些在場表演的人，畫花巧雖不實際，目的只求令看台上的觀衆，對他的印象加深。換句話說，就是「爲看台上的人而作的花巧表演」。

風詩外

爲怕有人會將此詞與「看台」混亂了，在若干情形下，此種行爲是稱爲「GRANDSTANDING」的，也就是在原詞之後，加了一個「ING」，但在其他情形下，用「看台」原詞已經夠了。

「看台」既然可以成爲「花崇綉腿」，那麼「石牆」(STONEWALLING)或「金磚」(GOLDBRICKING)之可以成爲「愛太極」，也就一點也不出奇。

所謂「愛太極」，當然不是指玩太極拳之意，而是形容一些人用盡辦法去推搪搪，不作正面性的決定業件事可否。

蕭天清

導演・詩人

方育平問：「我們做導演的人像不像詩人？」

沒頭沒腦的一句話，聽得我如丈八金剛。

方見我一片茫然，又再明白一點說：譬如古代詩人李白和杜甫，他們寫的詩在當時也不會考慮是否有商業價值，但却千秋萬代留存。

呵，原來如此。

方育平一直爲別人指他的電影毫無商業價值而耿耿於懷。想着就覺得十分矛盾。他拍了兩部電影，都是眞情之作；「父子情」有他自己家庭的影子，「半邊人」他想寫好賣魚姑姬阿瑩的一家。他其實想通過他的電影來告訴人們自己對這個社會與人情的觀點。

紫水韻

我欣賞他說過的一句話。他認爲他無論拍什麼題材的電影，都是表達自己對這個社會與人的看法。

謝凝雨

想一想當年的李白與杜甫何嘗不是如此。他們不會爲了誰的愛惡而寫詩，只是忠於自己，所以得到後世人的共鳴和欣賞。方育平未必有如此成就，可他的一點心意是相同的，拍於表達自己的他，因而就有此令人摸不着頭腦的說法了。這是必然的。

但是，「想表達是一回事，選擇的素材又是另一回事。方育平因爲認識了阿瑩的一家而想通過他們表達這一代的一些問題，但發點像作家們寫文章一樣，但是，是否能成功？就得由觀衆定奪了。

客窗隨筆

歌香

他其與術藝重影電展參

在亞洲舉行的影展，處國際間都無地位，例如「亞洲電影節」，當五十年代初產生時，大號出香港兩大公「分肥」，事先預測多數正確；日本祇派次級片參加，祇爲香港「兩大」在蕉風椰南之鄉多戲院，日本片要多「南進」而已！當時香港得了許多「亞洲最佳電影」與「亞洲影后」等獎，「光榮何價」？大家都知，。倒是「亞太影展」較爲公平，廿八屆在台北舉行，日本參展電影以藝術性較高，得獎最多。香港舉演張徹承認香港電影頗有進步，但以競拍商業電影並不爲參展而拍藝術性較高的電影，即大公司亦然，參展挑了商業電影赴會，所以這回祇得一個獎了。其言十分正確。

今年香港上映的廣義的所稱之「國片」，實座最佳者應推「表錯七日情」，花小姐與演佳。這指一片的賣座，「火燒圓明園」與「垂簾聽政」，應稱兩部了。「火片」令我進一步的認識了故宮，畫面很漂亮，戲味不夠濃。此片在大陸拍攝，如此利用實景固屬空前，因此「如潮」好評中亦有盛美者，愛國報紙捧場尤烈。論劇力，「垂片」較强。消息傳來，法國方面認爲有沉悶處，建議兩部合而爲一，李翰祥已予接受，乃加剪輯，相信今後重映，也是合而爲一吧？凡是寫文章而又會赴過慶功宴的同文都感到對「火片」主要看實景與佈景而已！他日合而爲一，我要去重看了。

英聯邦會議今天開

英聯邦總理會議今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開幕，據說將討論南路斯、黎巴嫩、格林納達、納米比亞及其他國際問題。

看英聯邦總理會議，不要看成「大英帝國」總理會議。「大英帝國」瓦解，然後有英聯邦，英聯邦成員國，已不是英國的地方，仍被列入英聯邦範圍，例如我國神聖領土香港就是。香港不是「國」，沒有「總理」，派誰出席？在英國內部，就把布政司夏鼎基酌士作爲香港的「總理」。但香港的「總理」會不會被拒出席呢？

海角曉吹　馬君

記得一九七九年在贊比亞首都召開的英聯邦總理會議，那魯和圍瓦盧都由於人口太少，它們的總理被取消了出席會議之權。可見，並不是英聯邦成員，就一定可以派代表出席也。夏鼎基酌士在香港還是在新德里，很受重視。

幾天前有消息說，戴卓爾夫人强調香港是英聯邦中的一員。這是爲了使香港的布政司參加英聯邦會議，還是繼續堅持三個條約「有效」之論，在談判席上採取頑立場？

至於說，英國勸說英聯邦國家支持它的立場，我看必然失敗。

醒目詞語

五絕二首

大衆交通工具

電車雖然老，樂之並不難。
若將巴士搭，等到你心煩。

小巴分兩種，車錢較便宜。
的士不嫌貴，趕時必搭之。

電視教育每週56小時

「日本日記」——香川訓練中心學校。

NHK高松播送局長櫻井先生，是個極士嗲的漂亮人物，四十零歲。這世界數第一的播送機構，英女王訪日時，會到東京總播放室參觀，時評認爲歐洲已不及。高松是四國首府，負責日本南部大島（以大小計，本州、九州、四國；北海道雖聯在本州北，但另成一區，屬亞寒帶與寒帶區）。

如是我聞隨筆

陸天疊

有取有予，非全國性節目，由此台播送。播送網是全國性的，認爲歐洲已不及。高松是四國（以大小計，本州、九州、四國；北海道雖聯在本州北，但另成一區，屬亞寒帶與寒帶區）。

一日夜（學生就寢前止）達八小時！同顧香港教育節目，落後又遙遙落後。

舉凡科技、藝術、世界史、純科學，都有詳細節目。我後來在大阪無意中看到全本廟貝「城考古觀光」，即是一例。笠井：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！」

家共有電視三架，樓下診所一架，供醫牙客人用；地下兩姊弟家一架，我看了他們的「露」，一九七九年普遍性與美國同；而小學、中等與高校之「教育播送時間」，日本居第一位；對小學生播放各科知識，四年前爲每週五十六小時——驗，都給學生看到。原色電視教育，小學生初中生對知識之吸收，不覺沉悶，無形中使他們求知，浸透了。

晚間的娛樂節目（多由大廣告出錢），也有相聲滑稽，但並非如某些落後小島，「凡是」娛樂都講笑、浮詩、肉酸當有趣。列根總統對他的一等富强的美國，有這麼多文盲和寫不出自己名字的青中老公民，徒呼「如之何！如之何！」而結論是純科學，都有詳細節目。我後來在大阪無意中看到全本廟貝「城考古觀光」，即是一例。笠井：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！」

雙色筆

車禍　羅華

香港地少人多車亦多，亦因此交通意外則無時無之，除了見之新聞者是較嚴重外，其他不見報的就不知多少了。車禍除了環境道路因素外，行人與司機亦有責任，行人有時爲了方便常常東闖西跑，尤其是一些學生哥，趕路者有時站在路邊去，險象橫生，站在馬裡爲衝路的捏一冷汗，有時路上紅燈已亮，但司機大佬不停車硬要衝，衝不過，就把車子停在斑馬線或黃格上，叫那些過馬路的人都要兜彎從車後夾縫中過去，電車亦有這情形。

在外國住久了返港的朋友都說，外國人過馬路以及汽車司機一世都難聽受傷者的樂貧和賠償人命。日前司機一世被撞尾碰倒，車輪從大腿輾過，幾十噸的大貨櫃車，往幾十歲的人腿上壓過有一位出版印刷界忘年交的朋友，他站在路邊過馬路，却給貨櫃車轉彎擺尾碰倒，車輪從大腿輾過，幾十噸的大貨櫃車，往幾十歲的人腿上壓過去，情況可想而知。

聽說到現在還昏迷在醫院中。這位朋友受傷前一晚，我們同席事後我還陪他去搭電車，想不到隔一天，竟以這樣可怕的消息聞，我不知道位司機想法如何。

醒目

仰臥路上一動也不動

一個人，藍色的衣服，仰臥在路上，閉着眼睛，頭部的地上，有一小灘血。

剛才，在車窗外面，高聲大叫的是他。整個人飛起的是他。現在，仰臥在路上的就是他。他昏迷着。一直昏迷着。他距離死亡，是近是遠？他，能醒過來麼？

我們都在路上。又聚集了一些人。大家等着、看着、議論着。司機同志說，他看見一個人，從一輛大卡車的後面，橫過馬路，他拚命扭轉軚盤，然而還是來不及，車頭撞到那人的右邊的臀部。司機同志說，那輛大卡車遮住了他的視錢。

尚京專欄

大卡車上的人說，這個人本在是誰的責任，要等公安部門的人呢？要等派另外一部小車來。

我們呢？我們要去鐵門關的人呢？要等派另外一部小車來。

有的人，在路中心，指揮來往的車輛，做着手勢，叫車輛避開那仰臥的人。那仰臥的人，一動也不動。有的人用手掌靠近他的鼻孔，說還有氣，還活着。這時候，看清楚了，眞是危險，公路旁邊是很高的斜坡。

是果我們剛才乘的車輛，從斜坡上翻滾下去，那我們會怎麼樣？

那輛小車停在路邊，幾乎轉了一百八十度。司機同志倚坐在一棵樹下，看來十分沮喪。

另外一部小車來了，我們上了車。那人還仰臥在路上，一動也不動。

話說新聞

「香港遊」

「香港遊」反應熱烈，日後當陸續有來。目前只是在廣東省若干地區作試辦性質，一旦推廣到全國的話，勢必成爲本港旅遊業的一條熱門旅遊線，給本港的無烟工業加一把巨大的動力，可喜可賀。

「香港同胞」還是「廣東人民」度出來的高招，抑或是雙方的共同構思，總之，應記一功。這個旅行團對雙方的旅遊業都有好處。

二，加强大陸人與香港人的聯繫。三，反映大陸人民生活改善。四，「兩岸」親友骨肉得以重聚。特別是三四兩點。以第三點來說，大陸人民由不足溫飽到有餘遊埠，這個轉變不簡單。有錢遊埠不僅是生活改善的象徵，也象徵了政策的自由開放。大家還記得文革時期吧，不說大陸人不敢，在香港有一個用電算出來的親戚，立即「海外關係」的帽子，就飛來一頂「海外關係」的帽子，可由香港付錢。」「參加四點，意義大爲深長。常側聞台灣某公爲，來港事實啦。至於第「兩岸」絕大多數的人，雙方有這個信任的聯繫起來了。

物化港九　醒八醫

死該不死該

杜先生如果依照那位西人名醫的診斷，早就「該死」了，他不會過完四個月，又四個月啦！杜先生就是命不該絕。

杜先生還有一次「該死」的遭遇，那是他施手術後，從手術室被推回病房，那位護士小姐替他輸血，不知是護士小姐粗心大意，還是那包血漿凍藏太久，幾乎是硬硬的，滴不出來。杜先生的病友關照，發覺血漿許久也不能滴下來流進病人的體內，於是召喚護士小姐到來，把血漿「捏軟」，由冰塊化爲血滴。杜先生又跨過鬼門關了。

杜先生不是「光顧」港府醫院，是私家醫院，他也有此「該死」的遭遇，奈何？但杜先生也能夠生命並不脆弱的，有時出血來。那包血漿「空懸」許久，護士小姐完全不知道，她們爲杜先生插好喉管之後便走了。杜先生施手術時失血很多，現在又得不到血漿補充，他和閻羅王的距離愈來愈接近啦！幸而杜先生住的是大房，也幸而杜先生的病友關照，發覺血漿許久也不能滴下來流進病人的體內，於是召喚護士小姐到來，把血漿「捏軟」，由冰塊化爲血滴。杜先生又跨過鬼門關了。

杜先生不是「光顧」港府醫院，是私家醫院，他也有此「該死」的遭遇，奈何？但杜先生也能夠生命並不脆弱的，有時會很「靚皮」！

醒目詞語

雙色筆

父子情？

物換星移，世界變了，如果仍然用舊觀念處理新事情，輒是痛苦收場。

下面故事可作爲人父者參考。某老豆爲，他是個建築工程判頭，兒子讀書不成，要學師不如跟自己，兩仔爺拍硬檔最好不過。作爲兒子的，踏出校門，可謂未長毛實，只好任由老豆安排，於是，他首先成爲了老豆旗下的雜工。

做老豆的，認爲自己仔好使好用，因此人工係咁意，工作時間經常「OT」。

愛焦朗　魯菲士

問以故，兒子答曰：「要到外邊見見世面，也許可學到更多東西。」

「你跟老豆學不到東西嗎？」做老豆的仍然矇查查。

「不是學不到，但外面天地更加廣闊，也可以對自己考驗一下。」兒子的話相當技巧。謎底還是老豆在其他工人中找出來，原來兒子機靈水少，工作時間長，如果向老豆提出，準會捱罵。

這種關係保持了一段相當時間，不過，兒子出乎意外，竟向老豆辭職。

是太鹹還是太淡

天窗　如程

每個人的口味，不盡相同，有人要吃得鹹一些，有人却吃得淡一些。因此，在筵席上，對於一味菜的或鹹或淡，就往往有所不同，有人說太鹹，有人說太淡。

喜鹹或喜淡的習慣，主要是自幼養成的。不少人喜歡食甘，往往先要嚐嚐看，看看是否「夠味」，才餵給孩子吃。這是「主觀主義」。父母不安的，這是「主觀主義」。

以爲，孩子的口味是和自己的口味一樣的。這是誤解。孩子的口味，和成人或老年人的口味並不一樣。

一般來說，孩子的口味，一般是喜歡淡的。而成年人的口味，由於在上一代對鹹味的「培養」，以及自己在飲食習慣上受了一種「過鹹」習慣的影响，基本上是屬於「太鹹」的。以自己的「太鹹」習慣去教導孩子吃鹹，這樣就形成了孩子喜鹹的習慣，這樣一代傳一代，人們的口味就越來越鹹了。

從生理上來說，人體每天只需攝入二錢三克（約五分至八分）的食鹽，即可達到生理需要，才能夠健康生理需要。

過去形成習慣於太鹹，每天所攝入的食鹽量，已達到二十至三十克，這是太過份了。因此，我們應從口味方面平問：「我們做導演的人像不像詩人？」

沙阻洪說：「我只能給你一天時間，總之一句話，聽得我姬阿瑩的一家。他其實想通過他的電影來告訴人們自己對這個社會與人情的觀點。

雷月旅行

沙阻洪說：「雖然這件在我手中，我却担心你離開這別墅，到第二個地方去，那時我怎麼找你？」

李明說：「你這個顧慮是多餘的，我們交了兩日房租，這些証件還在這裡。」

沙阻洪說：「我只能給你一天時間，總之一句話，到了明天中午，我却担心你離開這別墅，到第二個地方去，那時我怎麼找你？」

李明說：「你這個顧慮是多餘的，我們交了兩日房租，這些証件還在這裡。」

沙阻洪說：「雖然這件在我手中